

# 稻草人和其他童话

## 编 者 的 话

叶老是我国写童话的前辈。二十三年前，我们请叶老把他写的童话选编了一个集子，就是《叶圣陶童话选》。选编的动机和经过，叶老在那时写的《后记》中说得很清楚，用不着重复了。

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，童话又被斥为“鸟言兽语”，遭到了十多年的禁锢。现在严冬已经过去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。我们决定重印叶老的童话，还请叶老加选若干篇。叶老欣然照办，并且把书名改了，这是为了区别于先前的选集。

书中的插图，除了黄永玉同志的木刻，都是许敦谷先生画的。许先生是个画家，在二十年代给儿童读物画过好些插图。叶老很喜欢他的插图，现在重印出来让大家看看，也有提倡的意思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

## 《稻草人》和其他童话

## 一粒种子

世界上有一粒种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绿色的外皮非常可爱。凡是看见它的人，没一个不喜欢它。听说，要是把它种在土里，就能够钻出碧玉一般的芽来。开的花呢，当然更美丽，不论是玫瑰花，牡丹花，菊花，都比不上它。并且有浓厚的香气，不论是芝兰，桂花，玉簪，都比不上它。可是从来没人种过它，自然也就没人见过它的美丽的花，闻过它的花的香气。

国王听说有这样一粒种子，欢喜得只是笑。白花花的胡子，密得象树林，盖住他的嘴，现在树林里露出一个洞——因为嘴笑得合不上了。他说：“我的园里，什么花都有了。北方冰雪底下开的小白花，我派专使去移了来。南方热带，象盘子那样大的莲花也有人送来进贡。但是，这些都是世界上平常的花，我弄得到，人家也弄得到，又有什么希奇？现在好了，有这样一粒种子，只有一粒。等它钻出芽来，开出花来，世界上就没有第二棵。这才显得我最尊贵，最有权力。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”

国王就叫人把这粒种子取来，种在一个白玉盆里。土是御花园里的，筛了又筛，总怕它还不够细。浇的水是用金缸盛着的，滤了又滤，总怕它还不够干净。每天早晨，国王亲自把这个盆从暖房里搬出来，摆在殿前的丹陛上，晚上还是亲自搬回去。天气一冷，暖房里还要生上火炉，热烘烘的。

国王睡里梦里，也想看盆里钻出碧玉一般的芽来，醒着的时候更不必说了，老坐在盆旁边等着。但是哪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？只有一个白玉的盆，盛着灰黑的泥。

时间象逃跑一般过去，转眼就是两年。春天，草发芽的时候，国王在盆旁边祝福说：“草都发芽了，你也跟着来吧！”秋天，许多种子发芽的时候，国王又在盆旁边祝福说：“第二批芽又出来了，你该跟着来了！”但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于是国王生气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死的种子，又臭又难看，我要它干么！” he就把种子从泥里挖出来，还是从前的样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皮绿油油的。他越看越生气，就使劲往池子里一扔。

种子从国王的池里，跟着流水，流到乡间的小河里。渔夫在河里打鱼，一扯网，把种子捞上来。他觉得这是个希奇的种子，就高声叫卖。

富翁听见了，欢喜得直笑，眼睛眯到一块儿，胖胖的脸活象个打足了气的皮球。他说：“我的屋里，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有了。鸡子那么大的金刚钻，核桃那么大的珍珠，都出大价钱弄到手。可是，这又算什么呢！有的不只我一个人，并且，张口金银珠宝，闭口金银珠宝，也真有点儿俗气。现在呢，有这么一粒种子——只有一粒！这要开出花来，不但可以显出我高雅，并且可以把世界上的富翁都盖过去。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”

富翁就到渔夫那里把种子买来，种在一个白金缸里。他特意雇了四个有名的花匠，专门经管这一粒种子。这四个花匠是由三百多人里用考试的办法选出来的。考试的题目特别难，一切种植名花的秘诀，都问到了，他们都答得头头是道。考取以后，给他们很高的工钱，另外还有安家费，为的是让他们能安心工作。这四个人确是尽心尽力，轮班在白金缸旁边看着，一分一秒也不断人。他们把本领都用出来，用上好的土，上好的肥料，按时候浇水，按时候晒，总之，凡是他们能做的他们都做了。

富翁想：“这么样看护这粒种子，发芽开花一定加倍快。到开花的时候，我就大请客。那些跟我差不多的富翁都请到，让他们看看我这天地间没第二

份的美丽的奇花，让他们佩服我最阔气，最优越。”他这么想，越想越着急，过一会儿就到白金缸旁边看看。但是哪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？只有一个白金的盆，盛着灰黑的泥。

时间象逃跑一般过去，转眼又是两年。春天，快到宴客的时候，他在缸旁边祝福说：“我就要请客了，你帮帮忙，快点儿发芽开花吧！”秋天，快到宴客的时候，他又在缸旁边祝福说：“我又要请客了，你帮帮忙，快点发芽开花吧！”但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于是富翁生气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死的种子，又臭又难看，我要它干么！” he就把种子从泥里挖出来，还是从前的样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皮绿油油的。他越看越生气，就使劲往墙外边一扔。

种子跳过墙，掉在一个商店门口。商人拾起来，高兴极了，他说：“希奇的种子掉在我的门口，这一定是要发财了。” he就把种子种在商店旁边。他盼着种子快发芽开花，每天开店的时候去看一回，收店的时候还要去看一回。一年很快过去了，并没看见碧玉一般的芽钻出来。商人生气了，说：“我真是傻子，以为是什么希奇的种子！原来是死的，又臭又难看。现在明白了，不为它这个坏东西耗费精神了。” he就把种子挖出来，往街上一扔。

种子在街上躺了半天，让清道夫跟脏土一块儿扫在秽土车里，倒在军营旁边。一个兵士拾起来，很高兴他说：“希奇的种子让我拾着了，一定是要升官。” he就把种子种在军营旁边。他盼着种子快发芽开花，下操的时候就蹲在旁边看着，怀里抱着短枪。别的兵士问他蹲在那里干什么，他瞒着不说。

一年多过去了，还没见碧玉一般的芽钻出来。兵士生气了，他说：“我真是傻子，以为是什么希奇的种子！原来是死的，又臭又难看。现在明白了，不为它这个坏东西耗费精神了。” he就把种子挖出来，用全身的力气，往很远的地方一扔。

种子飞起来，象坐了飞机。飞呀，飞呀，飞呀，最后掉下来，正是一片碧绿的麦田。

麦田里有个年轻的农夫，皮肤晒得象酱的颜色，红里透黑，胳膊上的肌肉一块块地凸起来，象雕刻的大力士。他手里拿着一把曲颈锄，正在松动田地里的土。他锄一会儿，抬起头来四外看看，由嘴边透出和平的微笑。

他看见种子掉下来，说：“吓，真是一粒可爱的种子！种上它。”就用锄刨了一个坑，把种子埋在里边。

他照常工作，该耕就耕，该锄就锄，该浇就浇——自然，种那粒种子的地方也一样，耕，锄，浇，样样都做到了。

没几天，在埋那粒种子的地方，碧绿的象小指那样粗的嫩芽钻出来了。又过几天，拔干，抽枝，一棵活象碧玉雕成的小树站在田地里了。梢上很快长了花苞，起初只有核桃那样大，长啊，长啊，象橘子了，象苹果了，象抽子了，终于长到西瓜那样大，开了。瓣是红的，数不清有多少层，蕊是金黄的，数不清有多少根。由花瓣上，由花蕊里，一种新奇的浓厚的香味放出来，不管是谁，走近了，沾在身上，就永远不散。

年轻的农夫还是照常工作，在田地里来来往往。从这棵希奇的花旁边走过的时候，他稍微站一会儿，看看花，看看叶，由嘴边透出和平的微笑。

乡村的人都来看这希奇的花。回去的时候，脸上都挂着和平的微笑，都沾了满身的香味。

一九二一年作

## 画眉

一个黄金的鸟笼里，养着一只画眉。明亮的阳光照在笼栏上，放出耀眼的光辉，赛过国王的宫殿。盛水的罐儿是碧玉做的，把里边的清水照得象雨后的荷塘。鸟食罐儿是玛瑙做的，颜色跟栗子一模一样。还有架在笼里的三根横棍，预备画眉站在上面的，是象牙做的。盖在顶上的笼罩，预备晚上罩在笼子外边的，是最细的丝织成的缎子做的。

那画眉，全身的羽毛油光光的，一根不缺，也没一根不顺溜。这是因为它吃得讲究，每天还要洗两回澡。它舒服极了，每逢吃饱了，洗干净了，就在笼子里跳来跳去。跳累了，就站在象牙的横棍上歇一会儿，或者这一根，或者那一根。这时候，它用嘴刷刷这根毛，刷刷那根毛，接着，抖一抖身子，拍一拍翅膀，很灵敏地四外看一看，就又跳来跳去了。

它叫的声音温柔，宛转，花样多，能让听的人听得出神，象喝酒喝到半醉的样子。养它的是个阔公子哥儿，爱它简直爱得要命。它喝的水，哥儿要亲自到山泉那儿去取，并且要过滤。吃的栗子，哥儿要亲手拣，粒粒要肥要圆，并且要用水洗过。哥儿为什么要这样费心呢？为什么要给画眉预备这样华丽的笼子呢？因为哥儿爱听画眉唱歌，只要画眉一叫，哥儿就快活得没法说。

说到画眉呢，它也知道哥儿待它好，最爱听它唱歌，它就接连不断地唱歌给哥儿听，哪怕唱累了，还是唱。它还不明白，张开嘴叫几声有什么好听。它猜不透哥儿是什么心。可是它知道，哥儿确是最爱听它唱，那就为哥儿唱吧。哥儿又常跟同伴的妹妹兄弟们说：“我的画眉好极了，唱得太好听，你们来听听。”妹妹兄弟们来了，围着看，围着听，都很高兴，都说了很多赞美的话。画眉想：“我实在觉不出来自己的叫声有什么好听，为什么他们也一样地爱听呢？”但是这些人是哥儿约来的，应酬不好，哥儿就要伤心，那就为哥儿唱吧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它的生活总是照常，样样都很好。它接连不断地唱，为哥儿，为哥儿的妹妹兄弟们。不过始终不明白自己唱的有什么意义和趣味。

画眉很纳闷，总想找个机会弄明白。有一天，哥儿给它加食添水，完了忘记关笼门，就走开了。画眉走到笼门，往外望一望，一跳，就跳到外边，又一飞，就飞到屋顶上。它四外看看，新奇，美丽。深蓝的天空，飘着小白帆似的云。葱绿的柳梢摇摇摆摆，不知谁家的院里，杏花开得象一团火。往远处看，山腰围着淡淡的烟，好象一个刚醒的人，还在睡眼朦胧。它越看越高兴，由这边跳到那边，又由那边跳到这边，然后站住，又看了老半天。

它的心飘起来了，忘了鸟笼，也忘了以前的生活，一兴奋，就飞起来，开始它也不知道是往哪里远方飞。它飞过绿的草原，飞过满盖黄沙的旷野，飞过波浪拍天的长江，飞过浊流滚滚的黄河，才想休息一会儿。它收拢翅膀，往下落，正好落在一个大城市的城楼上。下边是街市，行人，车马，拥挤拥挤，看得十分清楚。

希奇的景象由远处过来了。街道上，一个人半躺在一个左右有两个轮子的木槽子里，另一个人在前边拉着飞跑。还不只一个，这一个刚过去，后边又过来一长串。画眉想：“那些半躺在木槽子里的人大概是没有腿吧？要不，为什么一定要旁人拉着才能走呢？”它就仔细看半躺在上边的人，原来下半蒙着很精致的花毛毯，就在毛毯靠下的那一边，露出擦得放光的最时兴的黑

皮鞋。“那么，可见也是有腿了。为什么要别人拉着走呢？这样，一百个人里不就有五十个是废物了吗？”它越想越不明白。

“或者那些拉着别人跑的人以为这件事很有意思吧？”可是细看看又不对。那些人脸涨得通红，汗往下滴，背上热气腾腾的，象刚离开锅的蒸笼盖。身子斜向前，迈大步，象正在逃命的鸵鸟，这只脚还没完全着地，那只脚早扔出去。”为什么这样急呢？这是到哪里去呢？”画眉想不明白。这时候，它看见半躺在上边的人用手往左一指，前边跑的人就立刻一顿，接着身子一扭，轮子，槽子，连上边半躺着的人，就一齐往左一转，又跑下去。它明白了，“原来飞跑的人是为别人跑。难怪他们没有笑容，也不唱赞美跑的歌，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跑是有意义和趣味的。”

它很烦闷，想起一个人当了别人的两条腿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很感慨地唱起来。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，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个别人，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。

它不忍再看那些不幸的人，想换个地方歇一会儿，一飞就飞到一座楼房的绿漆栏杆上。栏杆对面是一个大房间，隔着窗户往里看，许多阔气的人正围着桌子吃饭。桌上铺的布白得象雪。刀子，叉子，玻璃酒杯，大大小小的花瓷盘子，都放出晃眼的光。中间是一个大花瓶，里边插着各种颜色的鲜花。围着桌子的人呢，个个红光满面，眼眯着，象是正在品评酒的滋味。楼下传来声音。它赶紧往楼下看，情形完全变了。一个长木板上，刀旁边，一条没头没尾的鱼，一小堆切成丝的肉，几只去了壳的大虾，还有一些切得七零八碎的鸡鸭。木板旁边，水缸，胜水桶，盘、碗、碟、匙，各种瓶子，煤，劈柴，堆得乱七八糟，遍地都是。屋里有几个人，上身光着，满身油腻，正在浓厚的油烟、蒸气里忙忙碌碌。一个人脸冲着火，用锅炒什么。油一下锅，锅边上就冒起一团火，把他的脸、胳膊烤得通红。菜炒好了，倒在花瓷盘子里，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接过去，上楼了。不一会儿，就由楼上传出欢笑的声音，刀子、叉子的光又在桌面上闪起来。

画眉就想：“楼下那些人大概是有病吧？要不，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火旁边烤着呢。他们站在那里忙忙碌碌，是因为觉得很有意义和趣味吗？”可是细看看，都不大对。“要是受了寒，为什么不到家里蒙上被躺着？要是觉得有意义，有趣味，为什么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？为什么不做熟了自己吃？对了，他们是听了穿白衣服的人的吩咐，才皱着眉，慌手慌脚地洗这个，炒那个。他们忙碌，不是自己要这样，是因为别人要吃才这样。”

它很烦闷，想起一个人成了别人的做饭机器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很感慨地唱起来。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，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些别人，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。

它不忍再看那些不幸的人，想换个地方歇一会儿，一展翅就飞起来。飞过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，僻静得很，就从那里悠悠荡荡地传出三弦和一个女孩子歌唱的声音。它一拨翅膀，落在一个屋顶上。屋顶上有个玻璃天窗，它从那里往下看，一把椅子，上边坐着个黑大汉，弹着三弦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站在旁边唱。它就想：“这回可看到幸福的人了！他们正奏乐唱歌，当然知道音乐的趣味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会乐到什么样子。”它就一面听，一面仔细看着。

没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它又想错了。那个女孩子唱，越唱越紧，越唱越高，脸涨红了，拔那个顶高的声音的时候，眉皱了好几回，眉上的青筋

露出来，胸一起一伏，几乎断了气。调门好容易一点点地溜下来，可是唱词太繁杂，字象流水一样往外滚，连喘口气也为难，因而后来嗓子都有点儿哑了。三弦和歌唱的声音停住，那个黑大汉眉一皱，眼一瞪，大声说：“唱成这样，凭什么跟人家要钱！再唱一遍！”女孩子低着头，眼里水汪汪的，又随着三弦的声音唱起来，这回象是更小心了，声音有些颤。

画眉这才明白了，“原来她唱也是为别人。要是她自己可以随便主张，她早就到自己的房里去休息了。可是办不到，为了别人爱听，为了挣别人的钱，她不能不硬着头皮练习。那个弹三弦的人呢，也一样是为别人才弹，才逼着女孩子随着唱。什么意义，什么趣味，他们真是连做梦的时候也没想到。”

它很烦闷，想起一个人成了别人的乐器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很感慨地唱起来。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。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些别人，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。

画眉决定不回去了，虽然那个鸟笼华丽得象宫殿，它也不愿意再住在里边了。它觉悟了，因为见了许多不幸的人，知道自己以前的生活也是很可怜的。没意义的唱歌，没趣味的唱歌，本来是不必唱的。为什么要为哥儿唱，为哥儿的妹妹兄弟们唱呢？当初糊里糊涂的，以为这种生活还可以，现在见了那些跟自己一样可怜的人，就越想越伤心。它忍不住，哭了，眼泪滴滴嗒嗒的，简直成了特别爱感伤的杜鹃了。

它开始飞，往荒凉空旷的地方飞。晚上，它住在乱树林子里。白天，它高兴飞就飞，高兴唱就唱。饿了，就随便找些野草的果实吃。脏了，就到溪水里去洗澡。四外不再有笼子的栏杆围住它，它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有时候，它也遇见一些不幸的东西，它伤心，它就用歌声来破除愁闷。说也奇怪，这么一唱，心里就痛快了，愁闷象清晨的烟雾，一下子就散了。要是不唱，就憋得难受。从这以后，它知道什么是歌唱的意义和趣味了。

世界上，到处有不幸的东西，不幸的事情——都市，山野，小屋里，高楼大厦里。画眉有时候遇见，就免不了伤一回心，也就免不了很感慨地唱一回歌。它唱，是为自己，是为值得自己关心的一切不幸的东西和事情。它永远不再为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高兴而唱了。

画眉唱，它的歌声穿过云层，随着微风，在各处飘荡。工厂里的工人，田地上的农夫，织布的女人，奔跑的车夫，掉了牙的老牛，皮包骨的瘦马，场上表演的猴子，空中传信的鸽子……听见画眉的歌声，都心满意足，忘了身上的劳累，心里的愁苦，一齐仰起头，嘴角上挂着微笑，说：“歌声真好听！画眉真可爱！”

一九二二年作



## 玫瑰和金鱼

含苞的玫瑰开放了，仿佛从睡梦中醒过来。她睁开眼睛看自己，鲜红的衣服，嫩黄的胸饰，多么美丽。再看看周围，金色的暖和的阳光照出了一切东西的喜悦。柳枝迎风摇摆，是女郎在舞蹈。白云在蓝天里飘浮，是仙人的轻舟。黄莺哥在唱，唱春天的快乐。桃花妹在笑，笑春天的欢愉。凡是映到她眼睛里的，无不可爱，无不美好。

玫瑰回想她醒过来以前的情形：栽培她的是一位青年，碧绿的瓷盆是她的家。青年筛取匀净的泥土，垫在她的脚下；汲取清凉的泉水，让她喝个够。狂风的早晨，急雨的深夜，总把她搬到房里，放下竹帘护着她。风停了，雨过了，重新把她搬到院子里，让她在温暖的阳光下舒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。想到这些，她非常感激那位青年。她象唱歌似地说：“青年真爱我！青年真爱我！让我玩赏美丽的春景。我尝到的一切快乐，全是青年的赏赐。他不为别的，单只为我。”

老桑树在一旁听见了，叹口气说：“小孩子，全不懂世事，在那里说痴话！”他脸上皱纹很深，还长着不少疙瘩，真是丑极了。玫瑰可不服他的话，她偏过脑袋，抿着嘴不作声。

老桑树发出干枯的声音说：“你是小孩子，没有经过什么事情，难怪你不信我的话。我经历了许多世事。从我的经历，老实告诉你，你说的全是痴话。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。我和你一样，受人家栽培，受人家灌溉。我抽出挺长的枝条，发出又肥又绿的叶子，在园林里也算是极快乐极得意的一个。照你的意思，人家这样爱护我，单只为了爱我。谁知道完全不对，人家并不曾爱我，只因为我的叶子有用，可以喂他们的蚕，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力。现在我老了，我的叶子又薄又小，他们用不着了，他们就不来理我了。小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没有不望报酬的赏赐，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。”

玫瑰依旧不相信，她想青年这样爱护她，总是单只为了爱她。她笑着回答老桑树说：“老桑伯伯，你的遭遇的确可怜。幸而我遇到的青年不是这等负心的人，请你不必为我忧虑。”

老桑树见她终于不相信，也不再说什么。他身体微微地摇了几摇，表示他的愤慨。

水面的冰融解了。金鱼好象长久被关在屋子里，突然门窗大开，觉得异样的畅快。他游到水面上，穿过新绿的水草，越显得他色彩美丽。头顶上的树枝已经有些绿意了。吹来的风已经很柔和了。隔年的邻居，麻雀啦，燕子啦，已经叫得很热闹了。凡是映到他眼睛里的，无不可爱，无不美好。

金鱼回想他先前的生活：喂养他的是一位女郎：碧玉凿成的水缸是他的家。女郎剥着馒头的细屑喂他，还叫丫头捞了河里的小虫来喂他。夏天，阳光太强烈，就在缸面盖上竹帘，防他受热。秋天，寒冷的西风刮起来了，就在缸边护上稻草，防他受寒，女郎还时时在旁边守护着，不让猫儿吓他，不让老鹰欺侮他。想起这些，他非常感激那位女郎。他象唱歌似地说：“女郎真爱我！女郎真爱我！使我生活非常舒适。我享受到的一切安乐，全是女郎的赏赐。她不为别的，单只为我。”

老母羊在一旁听见了，笑着说：“小东西，全不懂世事，在那里说痴话！”她的瘦脸带着固有的笑容，全身的白毛脏得发黑了，还卷成了一团一团。金鱼可不甘心受她嘲笑。他眼睛突得更出了，瞪了老母羊两下。

老母羊发出带沙的声音，慈祥地说：“你还是个小东西，事情经得太少了，难怪你不服气。我经历了许多世事。从我的经历，老实告诉你，你说的是痴话。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吧。我和你一样，受人家饲养，受人家爱护。我有过绿草平铺的院子，也有过暖和的清洁的屋子，在牧场上也算是极舒服极满意的一个。照你的意思，人家这样爱护我，单只为了爱我。谁知道完全不对！人家并不曾爱我，只因为我的乳汁有用，可以喂他们的孩子，所以他们肯那么费心。现在我老了，我没有乳汁供给他们的孩子了，他们就不管我了。小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没有不望报酬的赏赐，也没有单只为了爱的爱护。”

金鱼依旧不领悟，眼睛还是瞪着，怒气没有全消。他想女郎这样爱护他，总是单只为了爱他。他很不高兴地回答老母羊说：“老羊太太，你的遭遇的确可怜。但是世间的事情不是一个版子印出来的。幸而我遇到的女郎不是这等负心的人，请你不必为我忧虑。”

老母羊见他终于不领悟，就闭上了嘴。她鼻孔里吁吁地呼气，表示她的怜悯。

青年和女郎互相恋爱了，彼此占有了对方的心。他们俩每天午后在花园里见面，肩并肩坐在花坛旁边的一条凉椅上。甜蜜的话比鸟儿唱的还要好听，欢悦的笑容比夜晚的月亮还要好看。假若有一天不见面，大家好象失掉了灵魂，一切都不舒服。所以没有一天午后，花园里没有他们俩的踪影。

这一天早上，青年走到院子里，搔着脑袋只是凝想。他想，“女郎这样爱我，这是可以欣慰的。要是能设法使她更加爱我，不是更好么？知心的话差不多说完了，爱抚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，除了把我尽心栽培的东西送给她，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。”他因此想到了玫瑰。他看玫瑰红得这样鲜艳，正配女郎的美丽的脸色；花瓣包着花蕊好象害羞似的，正配她的少女的情态。把玫瑰送给她，一定会使她十分喜欢，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。他想定了，微笑着，对玫瑰点了点头。

玫瑰见青年这样，也笑着，对青年点了点头。她回过头来，看着老桑树，现出骄傲的神色，说：“你没瞧见吗，他是这样地爱我，单只为了爱我！”

女郎这时候也起身了，她掠着蓬松的头发，倚着碧玉水缸只是沉思。她想，“青年这样爱我，这是可以欣慰的。要是能设法使他更加爱我，不是更好么？甜蜜的活差不多说完了，偎抱也不再有什么新鲜味儿，除了把我专心饲养的东西送给他，再没有什么可靠的增进爱情的办法了。”她因此想到了金鱼。她看金鱼活泼泼地，正象青年一样惹人喜欢。她想把金鱼送给他，一定会使他十分高兴；自己这样经心养护的金鱼，正可以表现自己的深情厚谊，因而增进相爱的程度。她想定了，将右手的小指含在嘴里，对着金鱼微微一笑。

金鱼见女郎这样，快乐得如梭子一般游来游去。他抬起了头，望着老母羊，现出得意的神色，说：“你没瞧见吗，她是这样地爱我，单只为了爱我！”

青年拿起一把剪刀，把玫瑰剪了下来，带到花园里去会见他的女郎。

女郎把金鱼捞了起来，盛在一个小玻璃缸里，带到花园里去会见她的青年。

他们俩见面了。青年举起手里的玫瑰，直举到女郎面前，笑着说：“亲爱的，我送给你一朵可爱的花。这朵花是我一年的心力的成绩。愿你永远跟花一样美丽，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意。”女郎也举起手里的玻璃缸，直举到

青年面前，温柔地说：“亲爱的，我送给你一尾可爱的小东西。这小东西是我朝夕爱护着的。愿你永远跟他一样的活泼，愿你永远记着我的情意。”

他们俩彼此交换了手里的东西。女郎吻着青年送给她的玫瑰，青年隔着玻璃缸吻着女郎送给他的金鱼，都说：“这是心爱的人送给我的，吻着珍贵的礼物，就仿佛吻着心爱的人。”果然，他们俩的爱情又增进了一步。一样的一句平常说惯了的话，听着觉得格外新鲜，格外甜蜜：一样的一副平常见惯了的笑脸，对着觉得特别可爱，特别欢欣。他们不但互相占有了彼此的心，而且几乎融成一个心了。

玫瑰哪里料得到有这么一剪刀呢？突然一阵剧痛，使她周身麻木。等到她慢慢恢复知觉，已经在女郎的手里了。她回想刚才的遭遇，一缕悲哀钻心，几乎要哭出来。可是她觉得全身干燥，泪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枯涸了。女郎回到屋里，把她插在一个玛瑙的花瓶里。她没有经过忧患，离开了家使她伤心，青年的爱落空了，叫她怎么忍受得了。她憔悴地低了下头，不到晚上，她就死了。女郎说：“玫瑰干枯了，看着真叫人讨厌。明天下午，青年一定有更美丽的花送给我的。”她叫丫头把干枯的玫瑰扔在垃圾堆上。

金鱼也没有料得到有这么一番颠簸。从住惯了的碧玉缸中，随着水流进了一个狭窄不堪的玻璃缸里，他闷得发晕。等他神志渐渐清醒，看见青年的嘴唇正贴在玻璃缸外面。他想躲避，可是退向后，尾巴碰着了玻璃，转过身来，肚子又碰着了玻璃，竟动弹不得，只好抬起了头叹气。青年回到屋里，把玻璃缸摆在书桌上。金鱼是自在惯了，新居可这样狭窄，女郎的爱又落空了，叫他怎么忍受得了。他瞪着悲哀的眼睛只哈气，不到晚上，他就死了。青年说：“金鱼死了，把他扔了吧。明天下午，女郎一定有更可爱的东西送给我的。”青年就把死去的金鱼扔掉了，就扔在干枯的玫瑰旁边。

过了几天，玫瑰和金鱼都腐烂了，发出触鼻的臭气。不论什么花，不论什么鱼，都是这样下场，值不得人们注意。青年和女郎当然不会注意，他们俩自有别的新鲜的礼物互相赠送，为了增进他们的爱情。

只有老桑树临风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老母羊望着天空咩咩地长鸣，为玫瑰和金鱼唱悲哀的悼歌。

一九二二年作

## 跛乞丐

街上那个跛乞丐，我们天天看见的，年纪已经很老了。蓬乱的苍白的头发盖没了额角和眉毛；两颗眼珠藏在低陷的眼眶里，放出暗淡的光；脸上的皮肤皱得厉害，颜色跟古铜一样。从破烂的衣领里，可以看见他的项颈，脉络突出，很象古老的柏树干。他的左脚老是蜷曲着，不能着地，靠一根树枝挟在左胳膊窝里，才撑住了身子，不至于跌倒。

他在街上经过，站在每家人家每家铺子的门前，发出可怜的沙哑的声音：“叨光一个吧，好心的先生太太们！”人们总是用很厌烦的口气说：“又来了，讨厌的老乞丐！”随手将一个小钱很不愿意地掷给他。小钱有时落在砖缝里，有时掉在阴沟边。他弯下了身子，张大了眼睛，寻找那跳跃出来的小钱。好久好久，捡到了，他就换过一家，重新发出可怜的沙哑的声音：“叨光一个吧，好心的先生太太们！”

独有街上的孩子们很喜欢他。他能够讲很多的有趣的故事，使他们不想踢毽子，不想捉迷藏，不想做一切别的玩意儿，只满心欢喜地看着他封满胡子的嘴，等候里边显现出美妙的境界和神奇的人物来。每当太阳快要下去月亮快要上来的时候，他总坐在一棵大榆树底下休息。不必摇铃，不必打钟，街上的孩子们自然会聚集拢来，围在他的身边。于是他开始讲故事了。

跛乞丐讲的故事，孩子们都记得很熟。关于他自己的故事，就是左脚为什么跛了，他也讲给孩子们听过。以下就是孩子们转讲给我的。

他的父亲是个棺材匠。他十三四岁的时候，父亲对他说：“你的年纪渐渐地大了，不可不会一点职业。我看就学了我的本业，将来也当一个棺材匠吧。”

“不，不行。”他回答道，“我看见街上抬过棺材，人家总要吐一口唾沫。人家都不喜欢棺材这个东西。我要是当了棺材匠，不就得一生陪着棺材挨骂么？所以我不愿意。”

父亲大怒道：“你敢违抗我的话！我就是棺材匠，几时看见人家骂我讨厌我？”

“我，我就讨厌你，就要骂你。好好一个人，不做别的东西，去做一个个木匣子：把人一个个装在里边！”

父亲怒到极点，举起手里的斧头就向他的头上劈过来。幸亏他双手灵活，抢住了斧头的柄，嘴里喊道：

“不要象劈木头一样劈你的儿子！我不是木头呀！”

父亲的手被挡住，狠劲也过去了，就说：“饶了你这条小命吧！可是，你不肯继承我的本业，也就不是我的儿子。今天就离开这里，不许你再跨进我的大门！”

他从此被赶出家门了。肚子渐渐有点饿了，他想，现出必须找一个职业了。但是做什么呢？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他就沿着街道走去，看有什么愿意做的事情。

有个孩子趴在楼窗上，望着街那头的太阳，天真地说：“这是时候了，爸爸的心，爸爸的信，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。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，你快来到我家的门前吧！”

他听了孩子的话，深深地点点头，仍旧朝前走去。

矮矮的竹篱内有一间书房，窗正开着。有个青年坐在里边，伏在桌子上

写东西，忽然抬起头看看墙上的钟，满怀希望地说：“这是时候了，朋友的心，朋友的信，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。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，你快快来到我的竹篱外边吧！”

他听了青年的话，更深地点点头，仍旧朝前走去。

路旁是一个公园，有个女郎坐在凉椅上，对着花坛里的花出神。树上的鸟儿一阵叫，把她惊醒了。她四围望望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是时候了，他的心，他的信，该在绿衣人的背包里吧。安慰人们的绿衣人呀，你快快来到我的家里吧！”她站起来，匆匆地走了。看她步子这样轻快，知道她的希望正火一般地燃烧呢。

听了女郎的话，他很高兴地拍着手道：“我已经选定了我的职业了！”

他奔到邮政局里，自称愿意当一个绿衣人。邮政局里允许了，给他一身绿衣服和一个绿背包。他穿上绿衣服，背上了绿背包，就跟每个在街上看见的绿衣人一模一样了。

他当绿衣人比别人走得快。他取了信连忙向背包里塞，背包胀得鼓鼓的，象胖子的肚子。他拔脚就跑，将每封信送到等候信的人的手里，还恳切地说：“你的安慰来了，你的希望来了，快拆开来看吧！”说罢，他又急忙跑到第二个等候信的人的面前。

人们都非常欢喜他。从他手里接到信，除了信里的安慰，还先从他的诸里得到安慰。所以人们只希望接到他送来的信。人们又想，发出去的信由他投送，收信的人一样可以得到分外的安慰，所以都愿意把信交到他的手里。

他的背包跟不断打气的气球一样，越来越鼓了。别的绿衣人的背包跟乞丐的肚子一样，越来越瘪了。他背着沉重的背包，羊一般地飞跑，不怕疲倦，也不想休息。

街旁有一所屋子，藤萝挂满了门框，好象个仙人住的山洞。他每回经过这家门前，总见一个姑娘站在那里，忧愁地问他：“你的背包里可有他的心？”他很不安地回答说：“很抱歉，没有他的信。”姑娘两手掩着脸，伤心地哭了。

姑娘盼望的是她情人的信，也是她情人的心。情人离开了她，去到什么地方，她不知道，也没有来过一封信。她天天在门前等着，等候这可爱的绿衣人经过。可是她终于伤心地哭了，两手掩着脸。

这一天他经过这家门前，姑娘照旧悲哀地问他。他又只好回答：“很抱歉，没有他的信。”姑娘好象要晕过去了，哭得只是呜咽。停了一会，才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三年前的今天，他离开了我。整整的三年，没有一点信息，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了！”说罢，更加呜咽不止。

他听了非常难过，就安慰姑娘说：“你不要哭，滴干了眼泪是不好的。我一定替你去找寻，把你爱的他的心带给你。三天，不出三天！”

姑娘止住了啼哭，向他点点头表示感激，含着泪水的眼睛放出希望的光。

他就日夜不停地走，穿过了白天不见太阳、夜晚不见月亮的树林，经过了没有水也没有草的沙漠，爬过了有毒蛇猛兽的峻峭的山岭，才找到了姑娘的情人所在的地方。他告诉姑娘的情人，姑娘怎样地思念，怎样地哀伤，怎样地啼哭。姑娘的情人被感动了，立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，极真挚的信，把整个心藏在里边了。写好之后，就交给他，托他送给那个姑娘。

他拿了信，爬过了有毒蛇猛兽的峻峭的山岭，经过了没有水也没有草的沙漠，穿过了白天不见太阳、夜晚不见月亮的树林，来到姑娘的门前——来

回刚好是三天工夫。

姑娘已经在门前等候，看见了他连忙问：“我要的心，我要的心呢？”他不作声，就把信交给姑娘。姑娘马上拆开来看，越看越露出笑容，看到末了就快乐地说：“他爱我，他依然爱我呢！可爱的绿衣人，多谢你的帮助！”

“这算得什么呢？只要你得到安慰，我什么都愿意的。”他高兴地回答。

他回到邮政局里。邮政局里因为他三天没有到差，罚去他一个月的工钱。他依然羊一般地飞跑，把安慰送给人们。

在街上，他常常遇见一个孩子，拦住他说：“我有一封信，寄给去年的朋友小燕子，请你带了去吧！”他很不安地回答说：“很抱歉，不晓得小燕子住在什么地方，没有法子替你带去。”那孩子呆呆地站着，现出失去了伴侣的苦闷的神色。

孩子的朋友小燕子去年住在孩子家里，他们俩一同在屋檐下歌唱，一同到草地上游戏，一刻也不分离。秋天到了，小燕子忧愁地对孩子说：“要跟你分别了，我的家族要迁居了。”孩子十分不愿意，但是没有法子，只得含着眼泪送走了她的朋友。小燕子去后，孩子十分想念，就写了一封信，希望最可爱的绿衣人能给她带去。可是她终于呆呆地站着，现出失去了伴侣的苦闷的神色。

这一天他送信，在街上经过，一个妇人拦住了他。对着他哭，伤心得连诺也说不成了，拿着一封信向他的背包里乱塞。他一看，就是孩子天天拿着的那封信，上面很有些手指的污痕了。他问妇人说：“孩子怎么了？”妇人勉强抑住了哭，哀求他说：“我的孩子病了，昏倒在床上。她迷迷糊糊地说，一定要把她的这封信寄去。你给她带了去吧，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！”说罢，她的眼泪成串地往下掉。

他听了十分难过，就安慰妇人说：“你不要哭，回去陪着你的孩子吧。我一定替他去找寻小燕子，把她的信送到。你回去告诉她，叫她放心。”

妇人收住了眼泪，向他说了声“多谢”，慈祥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他就日夜不停地走，经过了树木长得很高很大的炎热的地方，渡过了风浪险恶的海洋，才寻到了小燕子所在的海岛。他把信交给小燕子，并且告诉他，孩子怎样想念他，怎样害了病。小燕子快活地扑着翅膀说：“我也给她写了一封信，没法寄，想念得快要生病呢。你既然来了，我的信就托你带去吧。”

他拿了小燕子的信，渡过了风浪险恶的海洋，经过了树木长得很高很大的炎热的地方，来到孩子的家里——来回一共是五天工夫。

孩子看见他，连忙问：“我的信，我的心寄去了么？”他把小燕子的信交给孩子，对孩子说：“这是你没想到的东西。”孩子连忙拆开来看，快活得只是乱跳，欢呼道：“他快来看我了！他快来看我了！可爱的绿衣人，多谢你的帮助！”

“这算得什么呢？只要你得到安慰，我什么都愿意的。”他高兴地回答。

他回到邮政局里。邮政局里因为他五天没有到差，罚去他两个月的工钱。

有一天，他送信经过街上，看见一个猎人抱着猎枪，坐在凉椅上打盹，身旁堆着好几头打死的野兽。忽然听见有个很弱很弱的声音在招呼他：“一封紧急的快信，烦你送一送吧！”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有一头野兔还没有死，血沾满了灰色的毛，凝成一团，样子很难看，眼睛已经睁不大开，前爪拿着一封信。

他问野兔：“你怎么啦？”野兔忍着痛回答说：“我中了枪弹，快要死了。我死算不了什么，就是不放心我的许多同伴。我们这几天开春季联欢会，聚集在一起，在山林里取乐。我刚才听这位打盹的先生说：‘那边东西多，明天要约几个打猎的朋友，多多地打他一回’，就觉得我的死绝不是值得害怕的事情了。我这封快信，就是要告诉我的同伴，不要只顾快乐；灾难快要到临，赶紧避开吧！”野兔的声音越来越弱，话才说完，四条腿轻轻地挺了几挺，就跟着他旁边的同伴一同长眠了。

他听着看着，心里很难过，不觉滴下眼泪来。他连忙拾起野兔的信，照着信封上写的地方奔去。越过了很深的山涧，爬上了很陡的崖石，钻进了很密的树林，他才到了野兔的同伴们聚集的地方。山羊，梅花鹿，野兔，松鼠，都在那里歌唱，都在那里跳舞；鲜美的果子堆得满地。

小兽们玩儿得正高兴，看见了他，觉得有点奇怪，都走近来打听。他把野兔的信交给小兽们。小兽们看了都非常惊慌，纷纷向密林中逃窜。正在这时候，起了一种嘈杂的声音。他才回转身，不知什么地方发来“呼”的一枪，一颗枪子打中他的左腿，他昏倒了。

他醒转来以后，用草叶裹了受伤的腿，一步一颠回到邮政局里。又是两天没有到差了，这是第三次犯过失，跛子又本来不适宜送信，邮政局就不要他了。

他再不能做什么事，就成了乞丐。

一九二二年作

## 快乐的人

世界上有快乐的人吗？谁是最快乐的人？

世界上有快乐的人的，他就是最快乐的人。现在告诉你们他的故事。

他很奇怪，讲出来或者不能使你们相信，但是他确实这样奇怪。他周身包围着一层极薄的幕，这是天生的，没有谁给他围上，他自己也不曾围上。这层幕很不容易说明白。假若说象玻璃，透明得跟没有东西一样倒是象了，但是这层幕没有玻璃那么厚。假若说象蛋壳，把他裹得严严的倒是象了，但是蛋壳并不透明。总之，这层幕轻到没有重量，薄到没有质地，密到没有空隙，明到没有障蔽。他被这么一件东西包围着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被这么一件东西包围着。

他在这层幕里过他的生活，觉得事事快乐，时时快乐。他隔着这层幕看环绕他的一切，又觉得处处快乐，样样快乐。

有一天，他坐在家，忽然来了两个客人。这两个客人原来是两个骗子。他们打算弄些钱去喝酒取乐，就扮做募捐的样子，一直跑到他家里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他自身围着一层幕，看不出他们的破绽。

两个客人开口向他募捐。他们的声音十分慈善，他们的话语十分恳切。他们说：受到旱灾的同胞饿得只剩薄皮包着骨头；受到水灾的同胞全身黄肿，到处都渗出水来；受到兵灾的同胞提着快要折断的手臂在哀哭；抱着快要死去的孩子在狂叫。他们说救济苦难的同胞是大家应当做的事，所以愿意尽一点微力，出来到处募捐。

他听了两个客人的话，心里十分感动：受灾的同胞这样悲惨，这样痛苦，他觉得可怜，两位客人这样热心做人，他又很敬佩。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大块黄金交到客人的手里。两个客人诚恳地道了谢，就告别了。出了大门，两个人互相看看，脸上现出狡狴的笑容，一同去喝酒取乐了。

他捐了一大块黄金，觉得非常快乐，他闭着眼睛想：“这两位客人拿了黄金，飞一般地跑到受灾的同胞那边，把黄金分给他们。饿瘦了的立刻有得吃了，个个变得丰满而强健；浸肿了的立刻得到医治，个个变得活泼而精壮；快要折断的手臂接上了：快要死去的孩子救活了。这多么快活！”他又想：“我能得到这样的快活，都靠这两位客人。我会遇到这样好的客人，又多么快活！”他快活极了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只是笑。

他的妻子在里屋，知道他又给骗子骗去了一大块黄金。她一直不满意他这样做，很想阻止他，但是看着他堆满了笑意的脸，不知为什么又没有勇气直说了，只在心里实在气不过的时候，冷讽热嘲他说他几句。她听妻子的话全然辨不出真味，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。

一大块的黄金无缘无故到了骗子的手里，他的妻子的心里该有多么难过。她想这一回一定要重重实地骂他一顿，教训他以后不要再上骗子的当。她满脸怒容，从里屋赶出来。但是一看见他堆满笑意的脸，她的怒气就发不出来了，骂他的话也在喉咙口梗住了。她只得脸上露出冷笑，用奚落的口气说：“你做得天大的善事，人家一开口，大块的黄金就从口袋里摸出来。你真是世间唯一的好人！这样好事，以后尽可以多做些！做得越多，就见得你这个人越好！”

他看着妻子的笑脸，这么美丽，这么真诚，已经快乐得没法说了；又听她话语这么恳切，这么富有同情，更快乐得如醉如痴，不知怎么才好。他



的嘴笑得合不拢来，肥胖的脸上都起了皱纹；一连串笑声象是老鹤夜鸣。他好不容易忍住了笑，说道：“我遇见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好人，尤其是你，好到使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称赞，更觉得含有深浓无比的快活。我当然依你的话，以后要尽量多做好事。”他说着，带了几块更大的金子，向外面走去。

前面是一片田野，矮敦敦绿油油的，尽栽些桑树。他远远望去，看见有好些人在桑林中行动。原来这时候正是初夏天气，蚕快要做茧了，急等着桑叶吃。养蚕的人昼夜不停地采了桑叶去喂蚕。桑林不是那些人自己的，他们得给桑林的主人付了钱，才能动手采。他们又没有钱，只好把破棉衣当了，把缺了腿的桌子凳子卖了，凑成一笔钱来付给桑林的主人。所以每一片桑叶都染着钱的臭气。这种臭气弥漫在田野间，淹没了花的香气，泥上的甘芳。养蚕的人好几夜没有睡了，疲倦的脸上泛着灰色，眼睛网满了红丝。他们几乎要病倒了，还勉强支撑着，两手不停地摘采，不敢懈怠。这样昏倦的人在桑林中行动，减损了阳光的明亮，草树的葱绿。

他走近桑林，一点也觉察不到采桑的人的闲倦，也嗅不出遍布在桑林里的钱的臭气，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，虽然这幕是透明无质的。他只觉得满心的快乐。他想：“这景象多么悦目，多么叫人心醉呵！那些人真幸福！采桑喂蚕，正是太古时候的淳朴的生活。他们就过着这种淳朴的生活呢。”他一边想，一边停了脚步，看他们把一条一条的桑枝剪下来，盛满一筐，又换过一个空筐子。不可遏止的诗情象泉水一般涌出来了，他的诗道：

满野的绿云，满野的绿云，  
人在绿云中行。  
采了绿云喂蚕儿。喂蚕儿，  
蚕儿吐丝鲜又新。

髻儿蓬松的姑娘们，姑娘们，  
可不是脚踏绿云的仙人！  
身躯健壮的，胳膊健壮的，  
可不是太古时代的快活人！

他得意极了，反复吟唱自己的新诗，似乎鸟儿也和着他吟唱，泉水也跟着他赞美。若有人问：“快乐的天地在哪里？”他一定会跳跃着回答：“我们的天地就是快乐的天地。因为在这天地间，没有一个人、一块石头、一根草、一片叶子不快乐。”

他走过田野，来到都市里。最使他触目的，是一座五层楼房。机器的声响从里面传出来，雄壮而有韵律。原来这是一所纺纱厂，在里面工作的全是妇女。做妻子的，因为丈大的力气已经用尽，还养不活一家老小；做女儿的，因为父亲找不到职业，一家人无法生活：她们只好进这个纺纱厂来做工。早上天还没亮，她们赶忙跑进厂去；傍晚太阳早回家了，她们才回家。她们中午吃的，是带进去的冷粥和硬烧饼。她们没有工夫梳头，没有工夫换衣服，没有工夫伸个腰打个呵欠，就是生下了孩子，也没有工夫喂奶。她们聚集在一处工作，发出一种浓厚的混污的气息，凝成一种惨淡的颓丧的景象。这种气息，这种景象，充塞在厂房以内，笼罩在厂房之外，这座五层楼房，就仿佛埋在泥沙里，阴沟里。

他走进厂房，一点也觉察不到四围的混污和颓丧，因为他周身围着一层幕，虽然这幕是透明无质的。他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趣味。他想：“这机